

旧京·旧京

范若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

1116

2005

旧 京 · 旧 京

范若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京, 旧京/范若丁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02-004970-2

I. 旧… II. 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6597 号

责任编辑: 何启治 装帧设计: 柳 泉
杨 柳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李 博

旧京, 旧京

Jiu Jing, Jiu Jing

范若丁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3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4970-2

定价 22.00 元

小 引

在一座古老的城市，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生活着政客、将军、贵妇人、交际花、饭庄老板、牧师、教师、学生、女佣人、杂货店主、裁缝，以及卖烧饼油馍的女贩、黄包车夫、卖水的、淘粪的，等等。他们或贵胄或草民，都被时代风雨摆布着。一个单纯而易于冲动的少年，在这里过早地体验到人生的悲欢离合以及政治的和爱情的情感纠葛。

中国历史，永不会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接踵而至的那场内战。

在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历史又一个转折契机到来之际，无论着眼角度与利益考虑如何不同，街上这些居民大都有一种对和平生活的期盼，但是，他们无法左右的事情发生了——内战爆发了。被无可奈何地拖入内战的老街居民们，陷入了困惑、彷徨与苦痛，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分化中，先是迎受离散，而后是迎接革命的狂欢与阵痛。岁月在这里打了个漩涡，老街这几年的生活也在滔滔历史洪流中留下了些许浪沫。

街上的这些人物在少年的眼睛中留下了一个个画面。这些画面又反映出少年那双充满疑问的探询的眼睛。

少年对老街的记忆成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和人们生存状况的片片化石。

如今，少年已经老了，透过尘烟，他对那条街道能够做的事，只剩下喋喋不休的诉说。

目 录

小 引	1
老 街	1
家 事	7
影子马	8
公馆女主人	17
烟外婆	31
落考的大哥	43
大姨老师	63
马嫂	75
街 坊	85
甘裁缝和杂货老八	86
老噪婆	110
夫子与牧师	120
故 旧	135
光复楼老板	136
明星姨	158

①

目
录

失意将军 168

雅士姬参议 188

友 伴 207

小哥与“火猴” 208

同桌 227

表姐 244

战场观察家 291

金子谢幕 305

同学少年 321

三少爷的浪漫抉择 322

革命狂欢 333

②

残 园 377

后 记 383

老 街

正午，我来到这条街上。在一个杨花似雪的季节，这里没有杨花，也没有过去的风沙，风沙正吹在我的记忆中。

这条街太苍老了，五十几年过去，它苍老得令我几乎认不出来。

五十多年对它说来可能不算什么，它可能已经过无数个五十多年了。在它残破的皱褶里，留下了无数个五十多年风霜雕凿的痕迹；但对我来说，五十多年几乎是一个生命的整部历史。

我从一个叫“州桥”的地方，辨识出一个狭窄灰暗、被岁月尘封的街口。

它在州桥旁边，而如今我的双脚正站在州桥上，但这里并没有桥。

说到底，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桥，没有河，只有一个地名，据最新出版的报纸说，这里还有一些被考古学家刚发现的“遗存”。

许多年以前，这里确曾有过一座桥——一座很有名气的桥。许许多多的人在桥上来来往往地走过，或者站立桥头看看京城的繁华，听听槽船的桨橹。“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这座桥是这座城池的胜景之一，也记述了这座城池的兴

衰嬗变。

我当然没有见过这座桥。五十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条马路，每逢我从这里走过，感觉却是走在桥上，桥的一边是现实，桥的那边则是被称作历史的人与物。

这座旧京，曾经繁华过，神圣过，喧嚣过，也多次沉沦过。那是名副其实的沉沦，在无数次战火与黄水中沉沦。

在灰烬与泥沙中，我依稀听到过夷门小吏侯嬴坐在信陵君赶的马车上招摇过市的车轮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答声；刘武梁园宴客的唱和声；隋堤烟柳下纤夫的呻吟声……

在灰烬与泥沙中，我朦胧看到了下令大开九门，不设一兵，祈神御敌，却在道坛上被他的“首都市市长”缚于金兀术的宋徽宗；决开黄河欲淹李自成兵马不成而淹毙数十万市民的明福王；因查禁鸦片、抗击英寇而被加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罪名发配伊犁，中途奉旨修复黄河决口工程的林则徐；当然，还有在黄河两岸与日寇搏杀的千百万英雄好汉……

[2]

风烟飘过，给我留下的只有五十多年前的记忆。

不能说这座城市没有变化，但我所要寻找的那条街——小油坊街，却像一块化石，沉积在岁月的尘土中，埋藏在不知哪个角落了。

从州桥向南走一百步，到了一个街口。若不是路侧粉蚀的砖墙上挂着的那块锈迹斑驳的街牌，我就怎么也认不出这条街来了。依然是一条土路，但路面上的一层砂石已经剥落而去，布满凹凸不平的黑泥与水洼；不少老门楼仍在，但已被残断的红砖或杂物所堵塞，失去大门的功能，成了住室或小店；老门楼里挤满了低矮而杂乱的小屋，看不到一个庭院；临街残留着一些防震棚一般的肮脏的临建物，它是那样地难看，使你想不出它的用处，仿佛只是为占据一点路面罢了；荒凉的

黑瓦顶上，摇晃着散乱的瓦松，瓦松间突然露出几块机制红瓦，像给一件件破衣打上的一个个补钉。灰暗，即使满街阳光，街道两旁也是一片灰暗，并且只有这一种色调；在没有风的天气，到处是一片灰尘。

这条街真正地是太苍老了。

我由东而西，沿街而行。奇怪的是，在这条只是慢慢苍老而没有新奇变化的街上，在这条我最熟悉的、记忆中千万次走过的街上，找不到我过去的住所，找不到我的庭院，找不到我刻有印记的老门楼。

我一直走到街西口靠近包府坑的地方，这里有座小庙。令人纳闷的是，在这条没有一座新建筑的街上，惟独这座小庙是新建的。从粉白的墙壁和青灰色的砖瓦上看，这座庙大约刚刚完工。这座庙有三间坐西向东的正房和南北各两间厢房，一个小院，一个黑漆院门，院中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木。

③

过去，这里就有一座小庙，是土地庙，但也设有别的神位，敬奉街上人认为需要敬奉的其他神灵。

我走进这座散发着石灰气味的新庙，正房迎门设了一张黑漆供桌，神坛上有一尊五颜六色的神胎，这神胎也是新塑的，有的地方的颜料尚未干透，显出不匀称的渍痕。供桌旁搁一张粗糙宽大的长板凳，一头略高的斜面上布满斧凿留下的疤印。显然，这是哪个在此干过活的木工尚未搬走的木工凳。一老一少两个人坐在长凳上。老者靠近供桌，微闭双目养神，但一只玻璃球样的眼珠总是半睁着。他身躯臃肿，像一个巨大的肉团压在吱吱作响的木凳上。少者坐在老者身边，年龄大约只有十多岁的样子，身材单薄，面色微黑，却有几分秀气。

我跨进房门时，那个肥胖的老头不知是无力抬起肥大的眼泡还是已经睡着，没有睁一下眼睛；只有那少年看了看我。

我问：“这是什么神？”

老人不语，不动，少年看了老人一眼，答道：“土地爷。”

“他是谁？”我用下巴指了指又似睡去的老人，问那少年。

“你问他。”少年笑笑。

我走前两步，把脸凑近老人问：“您是这里的庙祝吧？”

老人微微摇摇头，硕大而木然的脸盘上，隐隐荡起一层难以觉察的笑纹。忽然，我看到挤在他颊下赘肉中的一颗深青色的瘰子，向上跳了几跳，瘰子上的几根淡黄色的长毛，颤抖着。

我不觉一惊，联想起年代久远的一个人。“您是车老板？”

老人又摇了摇头。

“那您是谁？”我惊疑地直视着他。

老人恼怒了，“我是这里的土地——土地爷！”

④ 我忍俊不禁地笑起来，“土地爷不是在供桌上吗？”

“废话！你就说有什么事吧。”

“土地爷，这庙是新盖的吧？”我为了缓和土地爷对我的不满，便讨好地问。

“这里除了那尊滴漏，全是新的。”他指指左边一个铜制的庞然大物，“大炼钢铁那年，它自己沉到包府坑里，破‘四旧’那年，它又沉了下去，所以这庙里的东西，只有它逃过了劫难。”

“这就是打更人计时用的更漏吧？”我仔细听听“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它是日子！”

“土地爷，我想问问很早以前，在这条街上住过的一户人家和他们的街坊。”

“我早知道，你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土地爷不无得意地哼着，推推坐在他身边的少年。

“你是谁？”我转向少年。

“我是你！”

这回答令我又惊又气又好笑。我眯起眼，不无挑衅地将面前的少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

这少年面颊瘦削，高鼻子，一双不大的眼睛罩着一层迷蒙的光彩，像是藏着一个梦；他穿件浅咖啡色厚咔叽束袖大翻领青年装，草绿色丝哗叽灯笼裤，茶色高帮回力球鞋，同当今的时尚少年别无二致，但我却在多年以前见到过他。

我诧异不已，不禁又问：“你怎能是我呢？”

“我就是你。”

我无语，望着这个坐在土地爷旁边的少年，心里涌起一阵悲哀。

少年拉起我，向那个被人们称作“过去”的地方大步地走去……

家 事

我找不到我熟悉的高门楼，更找不到二门里那棵酸石榴树。我想起了沉没在黄河浪涛里的小红马，想起了母亲、大姨、干娘、外婆、大哥这些亲人的面容……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少年的双眼紧噙泪水。

“是纳兰性德的《浣溪纱》。”我说。

少年点点头。

大哥还常常吟诵吗？

7

影子马

一辆由三匹大牲口拖拽的胶轮大车,在后半夜的灰暗中,嘎嘎吱吱地驰出了残破的南阳城。

母亲、陈干娘和我们四兄妹坐在马车上。马车上装载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包袱,地方狭小,我与小哥只好坐在包袱上。车的前半部铺了张棉被,母亲搂着妹妹坐在被子上,陈干娘和弟弟坐在对面。车行不久,大家都显出昏昏欲睡的样子,可能因为陈干娘曾提醒我不要摔下来的缘故,也可能是骑在马上与车并行的副官长不时地同母亲说话的缘故,我却没有睡意。

[8]

我高高坐在随着车身不停摇晃的行李上,一只手紧紧抓住捆行李的麻绳,眼睛一直盯着前方。暗夜好像被我的眼睛盯透了似的,终于在朦胧中显现出一点景色。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白点,这个白点一直晃动着,同我的眼睛保持着一定距离。马车向前,它也向前。起初我怀疑它是一点鬼火,副官长向母亲说到过路上的凶险,令我心悸,不觉就疑神疑鬼起来。但那个白点却不像传说中的鬼灯笼那么怕人,它一直跟着人们前行,甚至还有在前边开路的意思,使我又怀疑起自己的想法来。

清冷的夜色渐渐透明了,空气像一盆乳化的水,迷茫而清冽。路边的树影由淡而浓,随着几声犬吠鸡鸣,在荒凉的平野上,露出远村的轮廓。朝霞升上了地面,由青而黄而红,一直

在车前边跳跃的那个白点，刹那间变成金色，闪闪烁烁，像一支削竹，划开了一路晨风。

这时，我看清了，原来那个白点是右边梢马的右耳尖。这匹马身躯不大，但壮实，周身通红，惟有右耳有个白尖。

我想，这一定是匹好马。

早饭在一个路边野店里吃碗面条打发了。车老板喂马时，我跑去给这匹小红马加了一把料，好像它很久以前就认识我，我把手刚伸过去，它就伸过头来，迎着我的手打了个热吻。

副官长催促上路。车老板是个怪人，瞎了的一只眼睛总在不停地眨动，左边颊下有一颗深青色的大瘰子，长了几根长须，经常被他咬住，样子恶狠狠的。他同副官长顶了两句，才又将牲口套上。

副官长姓白，是父亲的老部下。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做过文化方面的小官。抗战爆发，他带着一支抗日宣传队到了父亲的部队，后来就当父亲的副官长。日本一宣布投降，父亲的部队奉命北上，把我们留在南阳附近的一个小镇里，现在是白副官长带着师部搜索连的一个骑兵班，从南阳接我们往旧京。

白副官长是个斯文谨慎的人。抗战胜利才两个月，一路不平静。路上有皇协军变回来的土匪，有小股未被收编的抗日游击队，也有共产党的地方部队，碰到谁手里都不好办。道路难走，他计划第一天赶到方城，第二天抵达叶县，在叶县我大嫂的娘家休息两天，再往前赶路。母亲很信任白副官长，因为，前年我们从豫西老家逃难到南阳，也是他带领搜索连去接的，知道他办事牢靠。

在白副官长的督促下，车老板咬着瘰毛和胡子，紧甩了几个响鞭，马车跳跃起来，小红马迎着升高的太阳，有节奏地奋

蹄跑去。小红马的红鬃上已有了汗水的闪光，它的影子像一条船，迅速地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滑行。我望着那个神奇的青黑色的影子，不知道它为什么不会丢下，也不知道它会把小红马拖向何方。我望着，望着，后来只望到一个影子，也许那小红马本身只是一个影子……

一路上，我、小哥和弟弟对拉车的三匹马有了兴趣。小哥指指辕马问车老板：“这匹辕马叫什么名字？”

车老板斜了小哥一眼：“它不是马，它是骡子。”他用鞭杆儿捣了捣套辕的骡屁股，“一看就知，它叫大老黑。”

“那匹青马呢？”小哥又指着左边的青马问。

“独眼龙。和我一样，独眼龙。一只眼睛打仗打坏了。”

车老板挺不高兴地眨着一只瞎眼。听白副官长说过，车老板也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同日本鬼子打过几场恶仗。

10

“右边那匹马呢？”我急忙抢先问。

“还没有名字。”车老板说，“一个连长回家没有盘缠，刚卖给我的。”

“就叫小红马吧。”弟弟喊道。

“不，叫小白点。”我说。

小哥摇摇头，想了一想，说：“我想它也是抗过战的，就叫胜利吧！”

“叫胜利好。”连母亲和白副官长都附和了小哥的意见。

胜利，胜利，胜利是好。我也只能赞成。但我仍然坚持己见，说：

“小红马的官名叫胜利，小名还叫小白点吧。”

因此，小红马一下子就有了两个名字，一时叫胜利，一时叫小白点。

小红马正拉着马车向旧京飞奔而去。

旧京是我的出生地。抗战爆发,不满四岁的我随家人回到豫西老家。我的乳母陈干娘是旧京人,在她絮絮叨叨的诉说中,我捕捉了些模糊的记忆。但我保留的有关旧京的记忆,都带有几分恐惧与凄楚,所以,每当日暮黄昏,遥想大人们津津乐道的省城,心中就暗暗涌动着一阵揪心的悲凉。为了赶走这种莫名的悲凉情绪,我尽力去想陈干娘口中说过多次的正在幼稚园中跳舞的凤表姐与秀表姐。我全不知她们的模样,只好拿乡间的戏剧人物来代替。她们正是那戏剧中的仙子,只可惜那些仙子总是拂袖欲飞的样子……

田野上,黄昏降临。大车拖着血色的晚霞跑了好长一段路程,要将霞光像风筝一样放飞起来,但坚定走来的夜色将线割断了,霞光落下,黄昏来临了。晚风已有些刮脸,远远近近的坟冢旁边,有余烬闪烁,母亲同陈干娘说,是到了给鬼送寒衣的时节了。

几天后,大车到了朱仙镇。我们要在这里渡河。在课本上读过岳飞大破金兀术的故事,一听说到了朱仙镇,我就十分激动。

这时的朱仙镇,完全没有地理书上所讲述的“全国四大镇”之一的那种大镇气派。低矮倾斜的瓦屋上面长满瓦松,茅棚顶上一丛丛可怜兮兮的杂草,向路人招手。一条黄土路,两旁支几口卖豆腐汤和绿豆面丸子的大锅,几个把头埋在矮小油腻的木桌上的过路人,专心而紧张地在大碗里打捞。街里居然还有几间门前挑起布幌子的客店,可惜残破不堪。没有市井繁华,没有旌旗蔽日、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风云,朱仙镇的光荣与大镇风貌,只记在岳飞大破金兀术的辉煌史页之上。

大车到了黄河渡头。在等候渡船的时候,驾辕的大老黑一动不动,一直在打瞌睡,只偶尔甩动一下粗糙的尾毛,驱赶